堅瓠集

堅瓠二集卷之四目錄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四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箕仙詩句

七修類稿金陵士某名仙得詩云風露凄凉雨過天窗疏有月到床前夜深不作紅塵夢詠得南華四十篇又云腥胡擾擾我損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厦已斜支一木豈明長嘯倚蒼生某請書名則二人乃陳

携岳飛也偶同過此用書數語某又問今
秦檜亦托生否又書云自古奸忠同一死
奸忠死後各兩各奸忠總在斯文斷端有
來生與後生又問吉甫暉金陵瑣事亦載
某請仙仙降書是岳武穆因問將再與秦
檜否仙書詩一首中聯云出師未捷班師
急相國反爲敵國謀酷似武穆口語惜其
詩不全

簫杖

讕言長語餘姚徐菊坡有簫杖詩幾歲霜筠入手輕知音未遇伴閒行刻鳩賜老蠻還憶隨鳳升山力可憑弄月松根因柱石倚風花底爲和笙何當扶上雲霄路吹徹鈞天合九成

梅杖

山房隨筆元學士閻子靜復後眠訪浙西

有梅杖詩云揀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較量龍竹能香否比並鳩藤若柰何聲破夢寒霜滿戶影隨詩瘦月橫波只知功到調羹盡不道扶顛力更多

羊羹

辛稼軒帥浙東時朱晦庵張南軒任倉憲劉改之欲見稼軒不納二公云某日公燕客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

毁之如所教門外果毀譚稼軒問故門者以告稼軒慾二公因言數之豪傑也喜賦詩可試納之毀之至長揖時方進羊腰腎羹稼軒命賦之毀之寒甚乞卮酒酒罷乞韵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韵即吟曰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流稼軒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又稼軒

守京口時大雪帥僚佐登多景樓劉改之
敝衣曳屐而前稼軒令賦雪以難字爲韻
改之卽席云功名有分平吞易貧賤無交
訪戴難自此莫逆云

楊妃菊

汾州李恭山節端平中朱湛盧復之倅北
展拋八陖引李與王仲借南李後任西倅
與正倅陳三嶼松龍眞僚友于多景樓賞

楊炎紡令諸妓各持紙筆侍官衆請詩李
後至酒一行即起吟曰命委馬嵬坡畔泥
懸覺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月東籬下满倖
三郎知不知辭最清切成至閣筆

繡餋娘

西山張倖芸窗有繡餋娘者命蒼頭遣一
羅帕與館人劉啟之兵偶遺之於地芸窗
見而責劉即遣去劉作詩謝張云夜深攜

故醉紅裙半世侯門新綠湖自是東鄰窺宋玉非關司馬挑文君舊題識造香羅帕賞古瀨成貝錦文章賴老成持定力一帆安穩過溪雲

吳門上元

元夕倡本直號月湖半頌賦吳門上元云村翁看了上元歸正是西樓月落時譽道官衙好燈火不知渾點幾膏脂微聞於郡

守吳退菴遂命住虎丘寺

聽碧窗

京口天慶觀主聽碧窗嘗爲龍翔官書記北胡赦至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四朝誰念舊恩深汾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罷正立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沾巾觀中有趙太祖眞容北來者見必拜碧窗嘗

其上云鳳篆龍鈐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
神天顏亦性君非虜河北山東總舊臣

地仙丹

永嘉余德隣宗文與弟君容來余寓北有
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余呼之至欲弈曰某
有僕能弈欲試數着不敢弈俾對枰連敗
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云可憐道士
碧不識地仙丹頭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梅開一花

盧梅坡庭梅開一花詠詩云昨夜花神有底忙先期蹐白入南邦冷將雙眼窺春破肯把孤心受雪降擬弟得兄呼最長竹君取友嘆無雙仍前月夜牕前看一在枝頭一在窗

櫻桃一實

壽還堂與客燕坐見庭中櫻桃惟一實其

以爲笑忽有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

焼丹道士藥爐空在費先生九轉功一粒

丹砂尋不見焼來枝上弄春風衆咸喜之

童子能詩

青州羅西林集刊近詩一士襄詩及門一

童横臥闤闠間嗅囊良久乃起曰將見汝

主人求刊詩童曰請先與我一觀我以爲

可則爲公達士怪之曰汝欲覩我詩必能

吟詩賦一絶嘗示汝輩請題士曰但以汝適來睡起搔首意爲之章卽吟曰夜夢清遊上碧虛不知身世是華胥起來搔首渾無事啼鳥一聲春雨餘士駭服同入見西林取其新詩曰不逐春風死李妍秋風收拾短籬邊如何枝上餘無數不與淵明當酒錢士出而疑之後知黃乃羅之子也

孫文龍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試童子百人取其一鄧文龍年八歲穎出諸童之右太守方巨山岳欲視爲子父謂之曰汝予所鍾愛太守固欲視汝將若何文龍曰第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紫山輩文龍父子亦與焉席上諸公衹服褙子文龍以綠袍居末座坐定供茶文龍故以托子墮地諸公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失衣學生茶

托眾為一奚酒酬巨山㕹詞曰口紅衣綠如鸚鵡文龍應聲曰頭白形烏似老鶴人今賦君子竹詠曰滿洒子猷宅平將風月分兩軒涼似竹一日可無君眾共之後易名元觀十五領鄉薦登上第

伐松

靈隱寺僧元肇號淮海寺有古松大數十圍與月波亭相對火彌遠遣人伐松淮海

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樑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見雀歸來又彥陵在御閣貴妃父長臣起香火功德院欲於崇岡下伐松供屋材漸游亦作詩曰不爲栽樵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會發將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微於上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甚久坦勢家窺其地營葬淮洵亦有詩刺之云一樹叢山已

有年不須惆悵迆頹磚道傍多少麒麟冢

轉眼無人送漉錢豪家見之亦不復取

歌詞侑酒

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滿將行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臺近付妓歌以侑酒抱琵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洗似恁春時倉卒去何意牡丹恰則開園荼蘼厮勾便下得一帆千里　好無

謝復恐明日行呵如何戀得你一葉船兒
依舊更況醉後來梅子青時楊花飛絮側
耳聽喜鵲聲裏守與婦供墮淚其大不悟

鬼門關

翟惠父詠鬼門關詩盤盤重險歷三逢憐
條陰雲怖萬夫青海戰魂來守鑰黃塵行
客過張弧西風古道悲嘶馬落日荒山嘯
老狐年少文人今白首小昌休若笑掀髯

惠父北人

胡夏貴

有胡夏金吾貴詩云節樓高聳與雲平通國誰能有此榮一語淮西開養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賣國謀求定何事勤王詔不行縱有虎符高一丈到頭難免賊臣名人謂北兵既至許貴淮西一道與之養老故戢兵不戰然貴似道退師數十萬衆一

鼓而潰貴與勇從亦何爲哉

杜氏婦

元杜氏婦作北征詩云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嫁胡默默一身離故國區區千里送征夫慵拈簫管吹羌笛懶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等詩詞多有戲題驛亭以爲美談者

嘲瞿姓

陳基屋弱琶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燿一不成若非身倚木爲權亦難行將翟其館於水南楊氏溢嘲其倚楊也

杜善甫

元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時有掌兵官遠戍於外其妻寡客鼓吹終夕杜作詩云高燒銀燭照雲鬟沸耳聲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

開之快快見山房隨筆

喫死飯

吳俗治喪之家徧投訃音弔客不盡相識換身膳資者備極醜態謂之夯(叅)亞叉門喫死飯益開人死即往與攪經理其事思得一飽也數年前有孔姓者面目尤屬可憎借誕辰名色傳單歛分有無名氏作詩四章贈之云盡日敲忙事送迎搖頭擺尾

可謂生家風識認丧丁孝家狗不道當年讀去聲諧語恰中餘皆忘之或有言事則又色服趨蹌自謂喜虽稱呼亦妙

武廟微行

明武廟微行遇一婦人汲水乃口占一詞云汲水上南坡紅裙映碧波雖然不似偺宮娥野花偏艷目村酒醉人多亦自風騷可喜

版腸

宋學士燾過洛或挽留之不從乃以步竈藏去他所公作詩云寒驢鄰斷紫絲韁却去南城趁草場換過洛陽尋不見西風一陣版腸香河南人言賊曰版腸故云

淡酒

雲開酒淡有人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瓶後滑辣

尚裴教君宴時飲宴時醉宴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莫三斛君還不信把秤來稱有一斛酒一斛水一斛搾又醒脛漏有詩云數升糯米淺怪盡飯熟全家大小嘗着意滿傾三斛水先頭打起一壺漿冷吞却似金生麗熱飲渾如周發商非夜强擲三五盞幾乎溺破肚中腸

豬無糟

王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毋索
酒輒與飲數百壺不酬値婆亦不與較一日
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
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
償耳遂去婆持井所出泉應沽者比夙讓
更佳得錢數萬踰三年道士忽至婆深謝
之道士問曰酒好否婆曰酒甚好只猪無
糟耳道士笑題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

第一爲井水做酒曹覺道豬無糟題詩而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

趙葫蘆

夷堅志秀州趙公衡天資滑稽善與人款曲無所不狎侮因寡髮人目之爲趙葫蘆時有作小詞以譏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亂捺不翻真箇獨無處容他只好

炎天燃香晒作巴一時傳誦見者無不絶倒

嘲近視

笑林嘲近視詩云笑君兩眼忒希奇子立身邊問是誰屋漏射光拿蚤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壁畫磨穿鼻為鎖書厨夾住眉更有一般堪笑處吹燈燒了嘴唇皮

王少卿

鴻臚王少卿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所讀多訛誤其貌美鬚而禿頂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長少前面口鬚多有問京師新事者或誦此詩其人涿曰此必王少卿也

皇甫氏

嘉靖中吳中皇甫氏最貴盛而治家素寬楊南峯獻壽圖題詩其上曰皇甫先生老

健精神爲秘白髮翁偕同齡皇甫公大喜懸之堂識者笑曰此晉公也蓋上列帛書題四字公悟而去之

娟僕詩

北夢瑣言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因出一奇作娟僕詩五十首行於公卿間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報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

待花開又不論秋菊與春花倘能墮笠箙茶無事莫教頻入庫尋常閒物要些些飲皆由雄俊之謔浹旬京師盛傳是年登翁與挑杖虛擲事雖不同用奇則一

題像

四明豐南禺坊姓滑稽里中致仕驛丞某繪像具幣求贊請豐題其像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

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喜以爲譽之太過識者笑曰則其爲人也亦成驛丞凌又寧晚令遣吏向豊索藥方豊乃書云大楓子去了仁無花果多半邊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顆歸以呈令令覽之笑曰豊公嘲爾吏請其故令示之曰以上四語謂一般滑吏耳

四十翁

盧使歐陽𡌴巡撫雲南以不給軍糧奪職歸舟過館驛必題詩壁上辭皆怨望時年甫四十稱涯翁書有無名氏書一絕於詩後云怨詞隨處滿垣飛聞道先生放逐歸四十稱翁非太早人生七十古來稀又醉翁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却想齊名就先老世間安有四句翁

嘲禿指

元關漢卿作酥扶歸嘲禿指云十指如枯笋和袖捧金尊搊殺銀箏字不真揉癢天生鈚纖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揾○劬時曾閒俚句云十指磊砢音雷催光頭禿有時爬背同轂轆擾背爬轂轆子名齒牙軋物終難剔理盡瑤琴不成曲

烹雞誦

唐伯虎遊僧舍見雌雞請烹為供僧曰公

能作誦當不斬也援筆書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晓脚根欠跍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雞飛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寃寃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先割去本根大衆先取波羅蜜水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臟咄香水源源化爲霧鑊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秉此霧道入佛牙深處去

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豬得死所無憾矣乃烹以侑酒

偷狗賦

宋滕達道謫潛山僧舍僧有犬烹之僧訴於縣縣令作偷狗賦其警句云撤梵宮之夜吠充絲帳之晨羞團飯引來難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兎之頭令歎賞

打秋豐

才太守覓謁撫院一主事亦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可對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俗以干人爲打秋風來元章帖作秋豐○雪濤諧史一客慣打抽豐所過郡縣官輙以詼詞動之一日謁宜興令又詼云公善政不但百姓感恩境內群虎亦皆遠徙言未畢役稟

昨夜有虎傷人今日客曰公說虎皆遠徙此言何自而來客曰這是過山虎他討些乞了就要去底令大笑而贈之

鋸匠詩

趙東山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宿過家其一因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絶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

旁恍相看鬢已霜你去我來何日了爲他扯拽過時光二人知諷已相與感歎罷去

龍宮海藏

正德中裴御史按浙觀風以龍宮海藏命題試士且云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不稱意無賞西退者作詩誚之曰東廊且莫笑西廊我笑東廊枉自忙海藏龍宮無你分大家隨

戕臾餞塘

抹蟬酥

太醫院有抹蝉酥差善時儀從甚都某判院欲以炫耀其友杜道遇焉杜嘲之曰白白馬紅纓出禁城喧天金鼓咏鶄雄穿林過蔕多蠻氣拿住蝦蟇壞眼睛時人傳以為笑

金陵十六樓

藝林學山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有花月春江十四樓句蓋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雀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翠柳十四樓于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搢紳用妓飲酒也胡元瑞云十四樓語足爲詩料金陵瑣事云金陵本十六樓載十四樓而遺南市北市二樓今諸樓盡廢獨南市樓尚存彪邑李叔

通奏號仙源洪武中進士博學知天文曆
算欽天監丞人欽天監籍有集句詩二卷
中有咏金陵十六樓詩南市樓云納納乾
坤大南儀微月初規模三代遠風物六朝
餘耆舊何人在登臨適自娛皇恩浹遠近
莫共酒杯疎北市樓云危樓高百尺極目
亂紅粧樂飲過三爵遐觀納八荒市聲春
浩浩樹色曉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

香集賢樓云迢迢出半空画列地圖推魚
水千年慶車書萬國同長歌盡落日妙舞
向春風今古神州地康衢一望通樂民樓
云江城如画裏迢迢起朱樓白日催人老
青萍喜客留百年從萬事一醉解千愁帝
德堯同大洪恩被九州龍歌樓云西北高
樓好問宜雨後過憑闌紅日早回首白雲
多廣福停簫鼓深紅净綺羅千金不計意

醉坐合笙歌鼓腹樓　云翼翼四簷外居人有萬家盤空齋履薦舞破日初斜小酌卿謹共新詩取自誇聖圖天廣大爛醉慰年華晴江樓云洞虛混太淸時轉遏雲聲湖雁篷舉起漁舟倜倜輕世情何遠近人事肯將迎談笑逢耆老終身願太平石城樓云翠袖拂塵埃煩襟出九垓清光依日月逸興走風雷鴻雁幾時到江湖萬里開文

章庶錦繡臨眎曰盤廻來實樓云地擁金
陵勢烟花象外幽九天開秘祉八極念懷
柔造化鍾神秀乾坤闢遠猷吾皇垂拱治
不待治書求重譯樓云使節猶頻入登臨
氣尚雄江山留勝跡天地荷成功于羽三
苗格車書萬里同聖朝多雨露荷沚日相
從游烟樓云久坐憐芳塵賞花不取貪閒
心悲地隔有酒縱天真不問黃金盡應憐

自笑新登臨聊極目紫陌戚家春桎粉樓
云鄉樓閣縱目風煙鎖屏開玉脫揎紅袖
現在泛綠醅參差凌倒影迢遞絕浮嵐令
日狂歌客新詩且細裁雀鳴樓云郡抱戀
閣外俄高不倦登攀揚如何訴悽切可堪
聽白日移歌袖青天掃畫屏古來形勝處
重到憶曾經醉仙樓云自得逍遙趣乾坤
獨倚樓天籠平野迴江入大荒流衍來人

閒事來爲物外遊蓬萊自有路雲雨夢悠
悠梅妍穠云天地開華國招邀屢有期風
烟歸逸興鐘鼓樂淸時對新惜餘景遊人
詠舊詩平生無限意莫信笛中吹翠柳楔
云白犢岸江皋閒筵近鳥巢交疎青眼少
歌罷彩雲消落日明孤塔青山見六朝平
生愛高興回首興滔滔

南文毅對

天順復辟後益重文學與儒臣講論書義偶入翰林院見柯潛因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何句可對潛一時思索未就英廟曰可與伺官對來上退潛出遇商文毅輅于午門外問柯出何宴潛曰因皇上出句不對耳商曰何句潛舉前言商曰可對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明日潛奏之上稱賞

阿丑

成化中汪直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旋加黜奪時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之誚陳鉞王越諂媚尤甚中官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譎諫之風汪直之逐與有力焉一日于上前作醉人酗酒一人曰巡城御史至酗駡如故自侍郎至尚書內閣酗如故又曰駕至其酗尤甚最後曰汪太監

來矣醉者驚起其人曰駕至不俱而惧汪太監何也曰天下之人但知有汪太監安敢不俱上領之丑復作直持雙鉞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平日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黃鉞王越也又震澤紀聞丑云天有兩月一人擊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兩丑曰丙有陳鉞外有王越豈非兩月乎由是直等寵斥殆盡

智公得路

林居漫錄朝廷闕一清要官政府問誰可任者或以公論對政府曰公論如今無用或以古道對政府曰古道如今亦難行或以糊塗對政府躊躇曰糊塗如今卻去得最後有力者舉智巧政府喜曰爾舉是也其為人我雅知之是常折臏舐痔惟我頤指氣使而莫予違者也遂以屬銓司列啟

事中命下之日富貴利達之士彈冠相慶日智公得路吾輩行且同升矣

譏張江陵

金陵瑣事張江陵柄國鈐束科道官不敢揚眉吐舌畧陳異巳之論時因編謔語云科道欽官文選郎中請於張江陵張請科道官最難得其人郎如孔門四科十哲未必人人可用文選云德行如顏回何如張

曰回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如字下同）未可用也文學如子夏何如張曰子夏入聞聖道而說出見紛華美麗而說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張曰求也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未可用也政事如子路但恐其好勇耳張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盡可用也儘可用也文選唯唯而退因嫌不說者

張江陵對句

顧東橋璘撫楚張江陵僅十餘歲偶童子試東橋曰童子能屬對乎因曰雛鶴學飛萬里風雲從此始張即曰潛龍奮起九天雷雨及時來東橋大喜解腰間金帶贈之曰他日貴過我也

識教授

弘治末泉州府學東教授南海人煩立崖岸一日設宴于明倫堂撤演西廂雜劇習

日有無名子書一聯于學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搬出西廂雜劇其出見之赧然自媿故態頓去

僧妓相識

蘇東坡與僧佛印妓琴操每相往來飲酒賡和一日佛印往蘇家見琴操卧于紗厨因戲曰碧紗帳裏睡佳人烟籠芍藥琴操

卽對曰青草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大笑曰和尚得對娘子實出望外

以姓爲聯

惠安歐知縣炎與泉學趙教諭某飲酒知縣將教諭姓氏爲聯云趙先生飲酒一走便消教諭亦將知縣姓荅云歐大尹徵糧合區全欠

丘文莊對句

邱瓊山幼從師于里宦之家塾廳故有壁宦兒頗不好紙筆一日師外適宦兒亦歸私第邱肄業中堂時天雨坐席當屋穴漏滴丘肩丘乃換彼兒席居於漏所以己席居彼之地宦兒具告其師師曰能偶對者即爲理直因曰點雨滴肩頭丘應聲曰片雲生足下師稱善宦兒媿不能對哭告其父父怒召丘試以對曰孰謂犬能欺得虎

丘郎對曰焉知魚不化為龍臣竊彭殆其
非常人好語慰歸

龍聽以角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
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故世有偶
曰蟬以腹鳴不曾若自其口出龍從角聽
無乃不足於耳歟

郁規鐵崖

楊鐵崖毋夢金鉤入懷而生在勝國時以史筆自命晚年避地松江之泖澗謝伯理家蓄四妓名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乘畫舫恣意所之有故人寓詩規之曰桃葉楊枝與杏花吹簫鼓瑟奏琵琶可憐一代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鐵崖見詩稍稍自愛後聶大年讀其詩集有詩云文章五采鳳皇雛酒債詩豪膽氣粗白髮草

立楊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金鈎夢遠天星墮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此詩善能用事而叙其實惜其集中不載

巾詩

七修類藁正德中京都忽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至販夫走卒亦有戴之者以其價廉易辦郎仁寶作詩譏之云忽出街衢不耐

看今時人物古衣冠璧歷市俗人心歷況
又庸人戴一般其友孫體時一日戴巾訪
郎恐郎誚之途中預搆一絕郎見而笑孫
曰予亦有詩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
角紗巾透柳風不是風流學江左年來塞
馬不生騌二人相對而笑

一錢覓酒

金陵陳子文𤃩號蒼厓家貧嗜酒一日囊

僅一錢市酒飲之作詩自嘲云蒼厓先生屢絕糧一錢猶自買瓊槳家人笑我多顛倒不療饑腸療渴腸

裁縫冠帶

有裁縫衣者以賄得契冠帶顧霞山嘲之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蕩破分明兩個剪刀箍

鑽彌遠

史丞相彌遠用事選者改官多出其門一日制閫設宴優人扮顏回宰予予問回曰汝改乎回曰回也不改因問汝何獨改予曰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但鑽之彌堅耳予曰汝鑽差矣何不鑽彌遠

庶吉士

萬歷中有以賄改庶吉士者院中作嘲言誚之曰昔孔子為館選座師齊宣王餽兼

金萬鎰因簪筆而就試焉巻呈孔子曰王麼幾改宰我食稻衣錦私餉舊穀新穀若干試日倩游夏代筆子有暫暇而已已而送巻孔子曰於予與改顏淵善言德行乃曰鑽之彌堅不若既竭吾才吾見其進也試畢閱卷孔子以如愚置之曰回也不改他曰回請故曰汝單瓢陋巷出寄百里之命足矣何復望華遐乎回因痛哭而死

韓侂胄

韓侂胄恃扶日之功兄弟專權凡事自作威福銓除皆不由內會內宴優人王公瑾曰今日選人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優人又爲曰者選人問官祿之期曰者厲聲曰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理宗亦爲啟齒

五經題

弘治中程學士敏政主試爲給事華昶等所劾謂以題私鬻唐寅徐經等值公宴優人持雞出曰此雞價值千金一人問曰何雞而價高如此傍人曰程學士家名爲五更啼經題也

頂場題

萬歷丙午浙榜檢討蕭給事主浙試一有力者以錢神買題中式主試於鎖闈日得罪

杭郡公鄭公衙之徹棘後宴主試預令優人刺之其日演荆釵記無從鉄揷至承局寄書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京城來成曰有新聞否曰開白內欵矣成又問局曰貢方物矣成曰何物曰一猪成曰猪何奇而貢之曰絶大成曰驢大乎曰不止牛大乎曰不止象大乎又曰不止成曰大無過於此矣局曰大不可言且無論其全體只

豬頭豬腸豬蹄你道易價若干成曰多少局曰只頭腸題亦賣千金成曰何人買得起局曰一收古董人家替指中式者董姓且指蕭閣之源亦不歡而罷

善天文

張循王後世善貨殖伶爲術人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則見星不見人矣如無渾天儀可用一銅錢

代之令竊帝曰此帝星也竊奏檜曰相星踰世忠曰將星至循王則曰不見星衆駭再令竊之曰終不見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滿座大笑○按張循王家多銀每千兩鑄一毬目爲沒柰何

鼻頭

吳下稱奴爲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郎富而恣以貲得官嘗乘四人轎赴姻家席

孝廉張伯起瑟之時有鬬白之讐伯起乃遽謂吳曰近閗邱報閗自己就擒矣吳欣然來問伯起曰閗自原是一條身長數十丈腰大百圍截其頭亦重數千觔碎之而後能舉也吳曰那有此事伯起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誚已不終席而去

僧臘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詩云僧臘皆前樹是也又言戒臘者內典云西方結夏時以蠟爲人其輕重相準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不差則爲定念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爲之戒蠟非年歲之臘也

五大夫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

其樹爲五大夫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夫者五株唐陸宣公禁中松詩云不羡五株封李義山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惟雲谷雜記引如當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爲証最爲明白

吳祀范蠡不當

吳江祠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爲三高

或彈纂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纂弑則謀臣吳爲敵國鄰君爲烏喙目巳曰鴟夷變姓名爲陶朱逐錐刀於都市乃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况當此無邊勝地之上豈應著不共戴天之仇其視菰菜蓴羹敝屣名爵筆床茶灶短棹江湖者豈容與之並駕臨風聯鑣釣雪耶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

鑫作三高劉清軒之見幾固深千年家國
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黄東浦之賜諸
尤酷所合褫其位沉其軀別議高尚充其
祀庶千載之流風益凛三江之夜月增明
元謝應芳上書饒介之亦欲黜范蠡而以
泰伯爲主配以仲雍季札張陸二公列之
從祀其論甚善惜饒未之行也

補巳

僧齊已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如聽琴絶句正宰相詩也

洞庭漁人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彥恭問有魚否漁人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

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名不荅而去

鏡殿

藝林伐山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劉仁軌入奏事驚走下堦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

合剗去武后不悅帝崩后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淥波胡應麟云六郎謂昌宗明空即曌字耳但鏡殿隋煬帝所造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屏中高宗時武曌用事中外謂之二聖仁軌恭假此以諷之也

題詩僧庵

昔有人題詩山頂僧庵曰高山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龍半間半夜龍飛行雨去歸來竊羨老僧閒明沈源陳朗溪題詩漳江寺曰吟遍三千洞來眠四大床白雲鐘鼓外竊咲老僧忙二詩用意不同然皆極妙有味不妨倒茶

虎歆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獵人捕之一日而獲三虎令獻於鎮守鎮守以美言獎之以為善政所致而令實貪墨斯俞喝王珩善詼作詩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訴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

劉菊莊

杭劉士亨泰號菊莊善詩七修類稿載其

二絶句語亦警拔咏秋鶯云紫陌曾聽駐馬蹄王孫金弾杏花西秋聲不似春聲好莫戀斜陽儘意啼咏燕識不知止者又咏秋茄云傍葉依花紫實圓天生佳味壓肥鮮如何秋晩無人採老在凉風白露邊寓時無邪已意